

怎麼曉得呢？

是正要寄信的時候。想起校園中杜鵑的紅便想摘了來遙寄給南國友人。

却怎麼曉得那杜鵑強橫若此？

前幾日還是枝頭一抹顏色，橫看豎看都不是能成大氣候的模樣。誰想，午夜走過，却見枝葉下是繁榮的花，含笑迎我。一時倒嚇了一跳，幾乎懷疑自己失手弄丟了一段花開的時間。

許是因為，原先自那一大片綠中探首，不由得伊不故作矜持地細細吐著，於是，這邊一株吐了一點嫣紅，那邊一株也脈脈升起一抹粉紅。這下可知道了，自己並不是萬綠中的唯一，便興高采烈地沿著枝條綻放，漸漸地得意忘形了，濃綠的葉慌慌張張地，掩遮不住嫣紅嫩白的心事，一時亂了陣腳。再過些時候，怕不野了性子，索性照照撲撲地，一路喧鬧下去，像那故事中的好漢，嘍囉一聲，拿起雙拳，披星戴月，一路殺將過去。

看了陣，漸漸便有些心虛失措了。這花何止含笑，伊是大笑復大笑呀！那麼理直氣壯地綻放的顏彩，却要從何摘起？欲要摘一朵壓在書頁間見証一個花季，却又怕有一日會羽化成蝴蝶翩翩離去——許久前見到這樣的句子，每一隻蝴蝶都是花的魂，……，或可以剪幾枝在案頭，可是想來總覺不妥，誰那架勢，伊怎甘心？再說，心中又總認為，那杜鵑呀，原應在一場花季後，化為護花春泥的。

猶疑猶疑，却總不能移開腳步。待終於放棄時，心中不由有些氣惱了，惱的是伊不自尊貴不知謙讓，氣的是自己那份不識防設的心情。

及至夜裏，燈下注視擺在桌上的，十數盆同學託養的室內植物，不覺有股惻然之心湧起。不知為何，見到安安靜靜地生長的生命，就覺得生命不應只有生長，還應有些——

總該有一些其他的吧？

有兩盆水仙，已近枯萎，却還執守綠意。日日我看伊一點一滴地減去綠意。換水的時候，禁不住使細細地嘮叨：努力努力呵——心中便依依地有些酸楚了。

努力努力呵惜惜華，那光陰是迢迢水汨汨流。

如今看伊仍痴守殘綠的執情，方才明白，生命最大的創造仍在於生長。

一時不覺欣喜異常，隨即想到這桌上被寄托的許多生命，却禁不住惶恐失措，竟深切地悔自己如此輕易便應許了同學的要求。

想那杜鵑，也是因為一個承諾，便有了一冬如何寒寒的等待，方才釀製了一種整襟待發的心情。期待復期待，看時辰刻刻逼近，怎不教伊歡喜得不能自禁，顧不得矜貴自許顧不得溫柔恭謙，嘩啦啦便把一切情意傾吐出來了。却又那能靜心等大完美的形成呢？

自己痴愛青蘋果，不正也因為伊殘存青澀的酥甜，恍似造化在一切的時刻來臨時，一時措手不及，於是留下了猶白青澀的伊，惛惛地迎世間眾多的圓潤。然而，這樣一想，却又不由得心中先不依了。想那，世間豈有缺陷，然而又豈有完美？那好山好水好風好色，難道不是因人說好，於是它便好了。

造化成就了包羅萬象的人世，自遙遙的宇宙望來地球，何嘗不是圓潤如玉的藍水晶球，何來缺陷？然而近觀世間種種呀，却又何處不是貧缺？那靜默的石呀終有物化的一日，更莫說滄海桑田了。

無怪乎世間有許多人，或痴或狂，用有限的條件去描繪那亦屬有限的人世。既然彼此是同時同地正上戲的舞台，何不自然而然地傾訴呢？縱使那無所不能無所不為的造化，豈非亦一急於表現的創造者，糾合億萬感情緣，湮成理直氣壯的訴說。

生命中總有些話是直逼喉頭，不吐不快的。可是生命奧秘若此，小小的不知憂患不知世情的我，如何領悟完全？那圓潤氣息香甜的蘋果，當我張口欲咬的時刻，生命是歡欣地欲就一場大歡賞，抑或大毀滅，抑或是死寂的無知無感？

造化生命的雕塑者，在祂靈巧的指尖下，我心虛了。能掌握多少呢？我有限的力量有限的智慧有限的慾望呀，在生命的力量前，終於心虛以至低頭了。年少的我曾經許下多少承諾，快樂且肯定地許下了或不可實現的許多承諾。

而今時，在指尖冰凍的寒夜中，我心是幕已啓的舞台，戲正上演，而我緊緊飽滿的年輕的肌膚，是為此生的飽和圓潤，甚至是枯老，作衝刺的準備。

只願只願，今世只願是圓睜雙目的孩子，看造化神奇，與萬事萬物，同呼吸這場戲的山水風情，一如虬髯客般，無邪思地醉着生命的力量。

除了低首，努力地成就一顆無邪的心，努力地長大老去，作為對造化的承諾，我，還能做什麼？

許諾

郭勉之



評語

是一篇相當出色的作品。作者對文字的運用優雅、純熟，且時有出人意表的筆觸，如「卻怎麼曉得那杜鵑強橫若此？」乍看到此處，覺得以「強橫」來形容杜鵑實屬不詞，但繼而看到下一段描寫杜鵑花累累盛開的狀態，反覺得「強橫」兩字來形容相當貼切而傳神了。

從描寫杜鵑的盛放，聯想到杜鵑等待了一個寒冬，才終於「嘩啦啦把一切情意傾吐出來」，這一切不過是為了實現一個承諾。由此對「許諾」的主題逐漸展開，從花的許諾，到作者自己之許諾，以致感到不能實現許諾的悽愴，但最後歸結到人生不過是對造化許諾的了悟，於是一切因了悟而化作舒貼。

由景生情，由情入理，層上轉化，使情理交融，可讀性甚高。惜乎篇中錯字不少，如「興高彩烈」寫作「興高彩裂」、「水汨汨流」寫作「水汨汨流」、「矜貴」寫作「矜賈」、「喉頭」寫作「喉頭」、「幕已啓的舞台」寫作「幕已啓的舞台」等。

馬森

評語

「許諾」一文，可能筆調不是自創，有點學某些作家的影子，學做並非不好，以一個初習寫作的人來說，學做有時候是必需的，文字掌握能力並不很強，文章經營亦非完全美好，不過，本文也寫出了一些年輕人的「心情」，深度雖然不足，可是，若不以太高的水平去衡量，本文是可以選作「佳作」的。本文還是有優點的，就是簡單、不煩瑣。

阿盛

得獎感言

小時候呀，有個志願是當一名快樂的小丑，因為一直為能如此地把哭笑鮮明地描繪在臉上而訝異。長大後發現每個人都必須學習，為自己在臉上繪出情感。但是學習的歷程，一直是心底的暗流，於是，我寫。

勉之

關於許諾及其他

勉之



「許諾」一文與台大中文三黃錦樹之「踪跡」同得大馬旅台現代文學獎之散文主獎。

其實得獎後，心情並沒有太雀躍。也許純抒情的散文體已再難滿足我心，然而，要朝純學術一途前行，亦非我所能掌握的方向，所以這次得獎，更多的是茫然的心情，想着的是，我要朝什麼樣的方向前行？「許諾」一文重閱後，終於感覺，我該有一條新的路要去走了。我不是鄉土型的人，所以我不會朝這一方向走去，可是，車聲人流中，想必自有我的山水。

阿盛及馬森二君均為台作家。

蟬歌，我諦聽

林陽

年少的我喜歡觀賞蝴蝶。蝴蝶的舞姿最是輕盈迷人，且又披著一襲絢紛繡眼的衣裳。更小的時候最愛在草地上捉豆娘，也愛看蜻蜓點水，總覺得它們像極了臨空高飛的小飛機。

如今却對蟬情有獨鍾。

昔往在老家鮮少看到蟬的蹤跡，然而盤伏在這異鄉，蟬倒相當常見，尤其適逢陽高掛的六、七月天，夜幕一垂便有許多蟬兒急著乘暗投明。

蟬鳴聽進人們耳朵常是一片絮語，那是一曲無止境的「知了」。實際上大家都有太多事待做，哪有心情去傾聽它的無奈呢？況且其樣子看起來端的是毫不起眼。

也許我的性情較為孤僻，對於蟬兒的鳴唱，我不但不排斥，反而會仔細聆聽那到底是一聲聲痛苦的悲吟，抑或一串串臨風高歌的歡唱。我常想，蟬嘛，該是屬於孤獨寂寞的，否則那蟬歌緣何如斯冗長單調？

最引我注意的還是那對薄翼。有時候不免懷疑，那般超薄的衣裳，可耐得住天寒雨冷的侵襲嗎？偶爾打掃斗室時，發現地上或窗葉間有一小截透明的殘翼，於是便想那蟬兒若非喪失了生命，可又會長出一對透亮的翅膀？當我目睹蟬兒振翼疾飛時，我才對牠擁有看起來脆弱不堪的翅膀另眼相看。實際上這世間有太多事物，都不能只看表面的。細細思量，那襲薄衣正把牠的負荷減至最低點！

據說蟬兒也可炸成一道佳餚，有人更整起炮筒大讚香脆爽口。我不願說這行選讓屬殘虐，但放牠們飛回林間該是十分美好的事件。至於

將「蟬蛻」入藥，即使是蟬兒本身都會高唱歡喜的，畢竟牠「知了」那僅是牠邁向成長時蛻落的外殼而已。每每我發現蟬兒被困在室內，便用手指捉住其翼，再推開門或打開窗臨空一拋，以目送蟬兒喜滋滋的奮力飛離，那種歡愉的感覺，竟是踏實得很。

宇宙萬物，原本就有它的空間和附屬。蝴蝶戀花，是一種自然，草叢，一直都是蜻蜓的家鄉，而蟬，本來就屬於山林，牠真的孤單也好，寂寞也罷，甚至你認為牠無聊，我們何不寬宏一些，接受牠們兩的扣訪和諦聽牠們唱的歌嗎？最低限度，牠從不傷害我們。

有一回學生在班上捉到一隻蟬，那是個頻頻悲吟的小傢伙，我對學生說是你們把它弄痛了，所以牠才那麼傷心。學生和我都笑起來，他們問我這蟲兒為什麼會叫得那麼响？我反問回他們：什麼這蟲兒，你們懂牠的名字嗎？結果一片靜穆，學生無言以對。於是我就就地取材，說這昆蟲的名字最簡單，只有一個字，就叫蟬。我也告訴牠們的鳴聲從何處發出，其實不停嘶叫的都是雄蟬，不像我們人，通常較愛哭的多數是女子。

大概因為我向來獨來獨往，所以對蟬的喜愛頗有「愛屋及鳥」的傾向。試問什麼昆蟲常常高唱了，却又是那麼孤單呢？是蟬，一定是蟬！你會如此脫口而出。我深信。

如果你過往蟬鳴過於喧嘩，不妨找個機會，換個心情去聽聽牠的嗓音，也許在唧哩里邊，正匿藏著能夠吸引你共鳴的召喚，要是噤若寒蟬，才叫人無處可覓呢！

60
砂勝越星塵詩社
文藝雙週刊
P. O. BOX 1280,
93726 KUCHING.

—— 人世間 ——

「前幾天跟X X聯絡上，據他說曾經有讀者向本館投訴看不懂「煙火」里邊的篇章，甚至對「煙火」的出現頗有嘖言。聽了也頗不好過，但請你別把它放在心間，想想有更多的人對「煙火」更是愛戴和支持，不正應該繼續堅持下去嗎？新一期的煙火，編排的手法頗是新穎，足見你的用心。……」

有位作者寫信來，給我們這般溫暖的鼓勵，很謝謝他。「煙火」刊行了兩年多，「看不懂」的嘖言早有所聞。平心靜氣想一想，至今六十期的「煙火」裏創刊出的文字，不見得全看不懂？懂或不懂已是個老問題，它不是評定作品好壞的唯一標準。世代傳下來的文學名著，也不見得全不是多數人一看就懂得完的。或許所謂看不懂只是「比較難懂」，那麼不要緊，現在

看不懂，過些時日再看，或許就可以懂了。其實，不少故作玄虛至不可懂的文章都被我們投籃了。難懂的文章不一定好，不可懂的文章一定壞！「煙火」希望盡量刊出耐讀的好文章。

對於這個副刊的出現，如果有些話是「直逼喉頭，不吐不快的」，不管是嘖言或是讚語，各位盡可嘩啦啦的向我們說吧！有了各位的批評，希望我們更能進步。

散文要寫到簡單、不煩瑣、自然而耐讀，其實並不簡單。勉之的散文，常令我嘆服其才情。其文不備「時有出人意表的筆觸」，文字更是順暢超脫，顯然不是只為寫「看得懂」的文章。我們祝賀她在得獎後能寫出更廣闊的山水。

(羅胡)